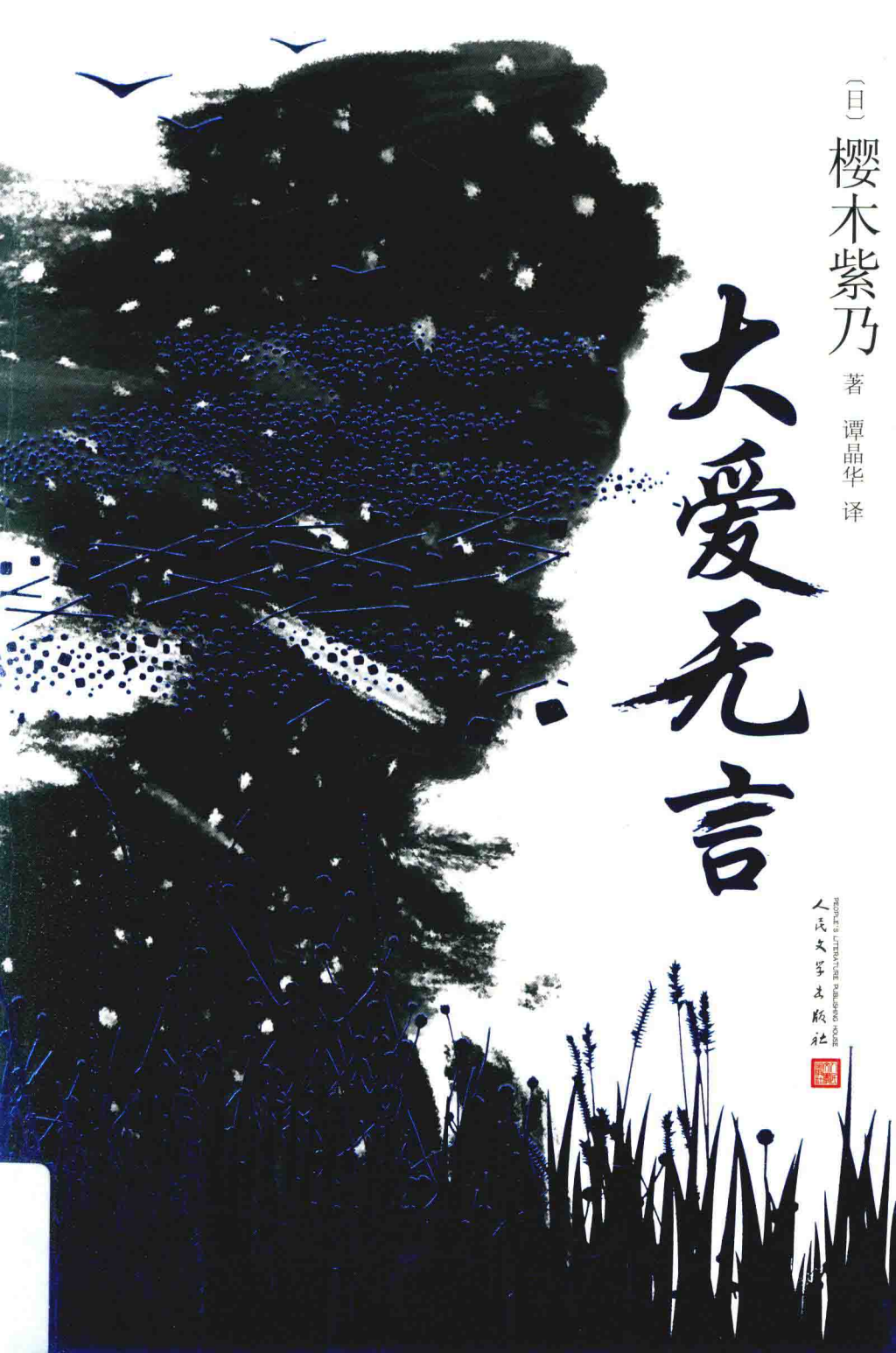


〔日〕 樱木紫乃 著 谭晶华 译

大爱无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日) 樱木紫乃

著
曹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9841 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LOVELESS by Shino Sakuragi

Copyright © Shino Sakuragi 2011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爱无言/(日)樱木紫乃著;谭晶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524-1

I. ①大… II. ①樱… ②谭…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878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王皎娇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24-1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章

清水小夜子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距离电话接线室业务交接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食堂里人都挤爆了。归还了份饭儿的餐盘，从随身的小袋子里取出手机，看到了表妹理惠发来的短信。

“休息时请来个电话。”

倚靠在通往地下仓库的门内，小夜子按下手机拨号键。

“小夜子，我妈妈联系不上，你能否去看看情况？”

“联系不上是什么意思？”

“她不接我电话。我最先问的是里实姨妈，我与她一直有各种联络。”

帮大姨妈杉山百合江办理申请生活保障手续的是小夜子的母亲里实，让刚到札幌的理惠回钏路去的也是里实。

“帮我好好看看我妈到底怎么样了！”

理惠目睹了百合江生活的困窘，但是对她申请低保，还是面露难色。

“既然她有可以照料自己生活的女儿，那又何必对此担

心呢。”

里实的怒喝声使她们之间本来就不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别扭了。

由于女儿理惠不具备抚养母亲的经济能力，最终里实的申请得以通过。理惠在与新闻记者结婚的很早之前，曾经用“羽木叶子”的笔名写过小说。

“大姨妈碰巧不在的时候，你打去电话，才会觉得找不到她吧？”

“从昨天起，我就一直在打。早晨、白天、傍晚和夜间，今天一早又打，她还是没有接听。”

理惠长长的叹息声传入耳朵，小夜子问，待下班后再去看看情况，不碍事吧？

“谢谢，你帮了大忙。”

近几年，理惠和母亲百合江处于音讯不通的局面，至少连自己结婚的消息也没告诉她。小夜子没有打听理惠突然要联络母亲的缘由，她俩是同岁的表姐妹关系，在同一所学校读到初中。因为自幼一起长大，小夜子比她的胞妹绢子更了解理惠的心气。在长久的接触之中，她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对于麻烦之事既不打听，也不传播。

打完电话，小夜子把手机放入衣袋，从仓库门内来到走廊上。

理惠和小夜子在二十岁后都期望结婚和生活稳定，在恋爱的进退之中左冲右突，每天都生活在焦虑、愚蠢和嫉妒之中。直到三十五岁以后，两人之间才渐渐恢复了交往。

理惠在四十二岁时结婚，没有人见过她的丈夫。半信半疑的小夜子曾半开玩笑地说：“要是你真结婚了，把对方的照片寄来看看。”理惠这才用电邮发来了两人新婚旅行时的照片。

电邮主题写的是“总之我结婚了，in 西班牙”，还附了一张在樱花盛开处拍的亲密照片。据说她丈夫是理惠在接受商业出版社主持颁发的新人奖之时认识的报社文化部记者。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创作小说的事实。”

于是记者追问如是说并拒绝公布自己照片及真名的理惠：“既然如此，您为什么应征这个新人奖呢？”

最后谈妥的是，理惠拒绝公布照片和出生地，只公布真名和年龄。

“我知道，只要不露脸，就不会有人去确认我的真名，”理惠笑道，“结果没有电话来骚扰影响我的生活。”

在这次对话之后过了一年，传来了她结婚的消息。

获得新人奖两年之后，理惠出了她第一个单行本，初版发行五千册，并未引起多大的重视，没有再版。最近每隔一两个月小说月刊上就会出现她的名字，听说她的第二部小说即将问世。

收到理惠的第一部作品，小夜子送了鲜花表示祝贺。她在理

惠打来的电话中直言相告“其实书还没有阅读”，理惠笑着说：“这才是小夜子。”

老实说，不管谁写的，小夜子对小说根本不感兴趣，她更喜欢看电影。台词多的电影也不喜欢，一天工作之余，她热衷看的是台词很少的欧洲老片子。

从照片上看，理惠的丈夫是个横竖均显硕大的魁梧男子，据说比理惠大八岁。在没有孩子的夫妇日常生活中，理惠还担当了孩子的角色，以求家庭生活的平衡。

抬头朝楼梯的平台处望去，鹤田的背影进入眼帘，小夜子与他的交往始于鹤田任总务科长助理的时候。十年之前鹤田有妻子，因小夜子的缘故离了婚。虽然她与鹤田一度也中断了关系，可是五年前，随着市长的更换，鹤田被调到市史编纂室，从那时起，他俩又有了接触。这五年间，鹤田总是一脸的苦相，他的驼背变得更弯圆，透出里面穿着的背心。小夜子目送着他毫无戒备的背影，意识到自己乐于看到他心灵的疲惫还是最近一两年的事。

四十五岁时，小夜子怀孕了。

三天之前因更年期的咨询到妇产科去接受检查，医生说的那句“恭喜您”，她怎么也无法接受，所以还没有告诉鹤田。其实自己早就做好了处置的决定，但不知什么缘故，手术的日程却迟迟没能定下。

小夜子尽可能冷静地思考目前的状况。虽然对方是自己十年的老相好，却还不愿意与之组建家庭。之所以没有厌倦，是因为两人恰到好处地约定一周到十天左右才见一面。一想到倘若生下这孩子，到他上小学时，小夜子已过五旬，鹤田也即将退休，光凭这一点，她也不认为两人有做家长的资格。

对下午的工作稍做统计，依然是平时常见的数据。生活保障方面的咨询电话十五个，进哪所市立保育院的协商八个，有个醉汉打来的抱怨电话——整整花去了四十分钟，还有就是要求部、署签名的转接电话五十多个。

其实，市政府里还会接到各种电话，都是商谈人生、扬言自杀、抱怨或叱责行政、乱发牢骚之类的内容。

一开始的几年，小夜子对春季骤增的“我想马上去死”的电话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接转哪个部门。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她已学会冷静地反问对方“想死的原因”，听着对方的诉说，便能找出理由。

自来水被停、老婆去世、与父母断绝关系、没有吃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人不想活下去的理由还真是数不胜数。仔细倾听，发现自杀理由一般都是因贫困和欠债而焦虑。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打来电话者绝不会使用这样的词汇。小夜子听出自杀理由后，会将电话转接到最合适的部门，让最合适的人员接待。各部门里肯定配有专门进行洽谈的职员。

小夜子拆开电话听筒，用消毒纸一通狠擦。同事说她如此用力会“擦坏了机子”，可是她内心却希望所有员工都能像自己一样进行清洁消毒。

在小夜子起身的同时，等待交接班的接线员拿起她放在桌上的听筒，五位接线员中常有三人交替工作，剩下两位要么分拣总务科的文件，要么设法确认厅内的各项活动。本来需要六个人分担的业务因为只有五人，时间的调配上十分困难。

理惠说百合江住在钏路町街道住宅的底楼。小夜子在下班途中给妈妈里实打了个电话，让她告诉自己百合江的地址。

“听说百合江姨妈联系不上，我现在想去看看。只知道她住在街道的住宅，从网上查，同样的住宅有好多幢，不知道她住在哪一幢。你能告诉我她的大概位置吗？”

接受生活保障的帮助后，百合江搬过两次家。往年年底一直由小夜子负责给她送东西，可是，百合江搬到现住址后，她已经五年没有造访了。

“理惠？”妈妈里实听说后，语尾的音调就上扬，一副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不舒服的样子。

“行啦，反正我得去一趟。”说着，小夜子正挂机。“我有不祥的预感。”里实提出自己也一起去。实际上，知道百合江住处的只有母亲。听说她们姐妹俩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其中两个五十

过后已经去世，剩下的一个大弟弟也下落不明了。

“我有一阵子没见到她了，也没有联系。正好，让我搭你的便车去吧。”

车到娘家，里实已经特意换好了夏季服装正在等候，她还重新化了妆，怎么也看不出她是在担心自己的姐姐而要出门的样子。小夜子看到若无其事地钻进小车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妈妈，十分后悔自己给她打电话的草率。

小夜子和理惠一样，都是在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就职一年后，两人都因与各自的长辈经常拌嘴而离家出走。小夜子最充足的理由是声称妹妹绢子不考高中，可以继承家里理发店的家业。

父母都是靠自己熬出来的理发师，小夜子过去曾经觉得她也可以成为理发师继承家业，可是临到初中毕业时，她对将来仍然拿不定主意。

幸运的是，比小夜子小三岁的绢子并不喜欢学校和学习，她很爽快地接受了父母“只要有技术就有饭吃”的劝说。所以对提出“高中毕业后才考虑继承家业的问题”条件的小夜子，父母就不再抱有什么指望了。

母亲里实搞过几次土地的投机买卖均告失败，最后，在郊外的商业区开了一家店。底层做自营的理发店，二楼是女儿夫妇和自己两家人的住房。与兴隆风光的时代不同，现在的生意处在勉强维持的状况。虚假繁荣的欠账还清后，经济状况才刚显得相

对稳定，理发美容院又刮起打折风，这给每一家个体经营的理发店带来巨大的打击。

绢子二十岁时与同岁的理发师结了婚，他们已生有一对儿女，已经成人的女儿和在高中读书的儿子宣布，谁都不愿意再干理发这个行当。

“杉山百合江”

房门边插有一块用粗水笔写下的名牌。这是一幢街道所属的长条形陈旧的住宅，或许也就是大姨妈最终的栖身之处。她年轻时是俱乐部的歌手，在孩子们的眼中是那么美丽、光鲜。百合江和里实如今都已年过七十，这对亲姐妹之间长久以来横亘着一道鸿沟。

“这么一把年纪了，还独自一人住在这种地方，可悲呀！”

里实的口气仿佛全然忘记了帮姐姐办妥所有生活保障手续的人就是她自己。百合江在事业失败后由于应激性反应导致的晕眩而病倒，之后谁来照顾她，曾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那一天由于联系不上在北海道的理惠，也是小夜子出来救场的。

“妈妈的意思是说不愿让她住在这儿？”

“没这么说呀，”里实说，“你老是这种德行！”随后就扭过脸去不再搭理。母亲年过古稀，态度依然不见缓和，对小夜子不爱听自己的抱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明明是担忧百合江，一出口就像在嘲弄姐姐似的，在母亲看来，这一点儿也不矛盾。

“理惠那孩子到这会儿才开始担心老娘了，她是不是别有企图啊。啊，我有不祥的预感。”

按下门铃对讲机数秒后，屋里有了动静，小夜子看到母亲表情紧张地抬起了头。

“哪一位啊？”

并不是百合江的声音。门外的小夜子和妈妈对视了一下。

“我叫清水，是她的亲戚，百合江大姨妈在家吗？”

房门打开了，是一位满头漂亮银发的老人。虽说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可百合江的房间里居然有个男人！里实用鼻子哼了一声。小夜子告诉老人说，是百合江的女儿托她们来看看姨妈情况的。老人满脸的皱纹舒展了，笑脸并不粗俗，他在由衷地为见到百合江的亲人感到高兴。老人说自己是同一町内居委会的人，小夜子向他致以一礼，里实却瞅都不瞅他一眼。

“请进屋吧。”

一步跨进玄关，就知道房间里躺着的是病人，室内弥漫着一股朝不保夕者的馊味儿，小夜子不顾往后退却的里实，走进连脱下的皮鞋也无处放置的屋内。

这是一个房间连餐厅，厨房和盥洗处相连的独居者的住宅。小小的液晶电视机旁有一台便携式 CD 播放机，周边堆着几张有名女流行歌手的唱片。打开的电视月刊上用红笔画满了圆圈，那是上个月出的期刊。

小夜子小心翼翼地朝屋内张望。

只见打开的纸榻门里面，百合江躺在被窝里。或许是壁橱里放不下了，在她棉被的脚跟处叠放着两只塑料储衣箱。

“大姨妈，我是小夜子。”

百合江纹丝不动，胸口盖着的毛巾有规律地上下浮动，小夜子又叫了一声。餐厅里照射过来的荧光灯光，在房间里勾出小夜子的人影，纸榻门的下侧一片黑暗。小夜子走近靠门槛对面的百合江的枕边。

“百合江姨妈。”

后面的话语卡住了。她看到百合江的左手紧攥着一块小小的黑色油漆灵牌。里实推开小夜子，跪在百合江的床头，默默注视着那块灵牌，突然高声叫嚷起来。

“姐姐！”

小夜子一下子缓过神来，从提包里取出手机，呼叫救护车，报告了百合江的情况和详细住址，对方回答说十分钟后赶到。

回头看看昏暗的寝室，里实正扳开百合江的手指，试图取下那块灵牌。小夜子抓住母亲的双肩。

“就让她攥着吧。”

母亲还想抬起姨妈的手，小夜子将母亲的手拨开。姨妈紧握着灵牌的左手落在胸口。里实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双手撑着榻榻米，对小夜子怒目而视。

沿途到处插满了太阳旗。

在严寒即将来临之前，市区洋溢着节庆日热闹的气氛。

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十一月一日，标茶村升格为标茶镇，新建筑增加了不少，杉山百合江上小学时没有的文具店也开张了。

从早晨到中午，全体初中学生在纪念庆典上当着镇长和官员们的面唱歌、吹笛子，分到的红白馒头正放在各自的帆布书包里，他们打算回到家里就分给父母和弟弟们吃。

天空不时会飘下雪花，开拓村也在做过冬的准备。从现在起将近半年的严冬会将道东的开拓区封闭起来，随着雪花的飞扬，人们的表情开始变得严峻起来，常常有人会冻死。百合江来到标茶已有十一年了。

检票口上方的大钟已指向下午三点。

百合江在中学上完课，总是在车站等待父亲，他总觉得让女儿步行回到十二公里外的中茶安别的开拓小屋实在有点可怜，所以来学校接她。可是，今天情况不同，四点到达的火车上，坐着

来自夕张的妹妹里实。

里实是父亲还在夕张煤矿当矿工时出生的，百合江当时已经四岁，她清楚地记得，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时，自己并不觉得有庆贺的喜悦。父亲卯一——声叹息：“怎么搞的，又是个女孩！”他在正探头瞅着妹妹的百合江头顶上说，“在这种地方小丫头怎么养啊？”父亲的话音和模样异常清晰地留在百合江的脑海深处。煤矿住宅的生活不至于挨饿，但是，百合江记得那时的母亲总在哭泣。

原因在于卯一的醉酒。矿井下不时发生塌方事故，卯一不止一次因睡懒觉而幸免于难。附近的邻居同伴按时下井，好几人遇难的那天，只有卯一再次捡回性命，从而理所当然地引起周边人们的不满。

极少数庇护母亲的煤矿宿舍区的妈妈们虽然嘴巴刻薄，心地却很善良，为妹妹里实接生的就是这些妈妈中的一个。

1939年的夏天，卯一决定参加道东开拓团，迁到标茶村去垦荒。“可以免费获得土地，还会派劳工来帮忙，简直是做梦一样的好事。在路边，同伴们不屑一顾地说，怎么能去那种遭人唾弃的地方干活。可我却想到那边去扯起一杆大旗，当个拥有很多土地的大地主。阿百啊，那样你就成了大地主的女儿啦！”

父亲抚摸着百合江的脑袋，于是她也觉得标茶一定是一块充满梦想的土地。

抬头看看车站内的时钟，已经过了三点十分。候车室中央的一只柴火炉子里炉火正旺。外面的天色已暗，每当柴火爆燃时，百合江都要注视一下自己的短靴尖。

听说四月初出生的妹妹，并没有马上去上户口。到了月底，听到妈妈“这孩子都快要死了”的抱怨，父亲才老大不情愿地去村公所报了户口。

百合江所听到的都是大人们喝酒闲聊时的零零碎碎的情况，实际上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悲惨。就是决定迁往标茶的时候，百合江记得卯一指着里实说：“把这种先天不足的孩子带过去，还不是死路一条！”父亲在夕张有个经营旅馆的妹妹，他就把里实寄养在她家。

来到标茶以后，妈妈阿萩又生下三个男孩，照看淘气包弟弟的总是百合江。小她四岁的里实是自己唯一的妹妹，姐妹俩分居的时间很久了，百合江觉得妹妹一定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姑娘。

她觉得里实若能作为家庭的成员回家，应该是件很幸福的事。就像村子变为镇子那样，全家都会对家庭成员的团圆感到满足。

这几年，这里新建了镇公所、中学、诊疗所和高中，里实应该会对这个城镇感到满意的吧。

“哗啦”一声车站门被拉开了，回头一看，见一身包裹着防寒服的卯一站在那儿，他叫了一声“阿百”便走向柴火炉边，朝

站务员轻轻点了点头，抚摸着百合江的娃娃头。父亲来后不久，夜色就笼罩了整个儿车站。

“爸爸，里实妹妹现在长成啥样了？”

“也和你一样漂亮。夕张的日照叔叔一个劲地夸她。老是得不到他的回信，但这次总算答应把里实带回来。不管怎么说，我家的闺女总是不会变的。”

卯一很久没有不喝酒就发表谈话了，他只要一开喝，家里人谁也不愿靠近他，然而，不管他喝不喝、醉不醉，对百合江都很慈祥。哪怕对妈妈挥动酒瓶子撒野的时候，只要百合江出面制止他就会停手，在爸爸心情有所好转时，百合江的一首歌曲，卯一的表情顿时会变得温柔可亲。

“阿百呀，你的声音很好听。这么会唱歌，可以当宝冢歌舞团的公主或歌手哇，还可以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

一家所住的简陋的开拓小屋只有两间隔板房间，由于不通电，傍晚天黑之后只能靠油灯照明。隐隐约约地记得夕张镇要比标茶光亮许多，百合江由衷祈愿从那个光明的地方回家的妹妹不要感到寂寞。

“爸爸，里实妹妹是个怎样的人？”

“同样的话，你问了多少遍了，别多问了！”

比预定到达的时间晚点十分钟，来自钏路的列车驶进月台。百合江一直在辨认拥进车站的人群。突然，乘客中一个从未谋面